

兒童時代社編

鼓足干劲的人們



江蘇文藝出版社

內容介紹：这是一本特写集。共有十篇文章，是写出
席全国青年工人代表會議（1958年4月5日在上海開幕）的十
位代表的英雄事迹。文字通俗、淺显，适合少年兒童閱讀，也
可以作为一般的文艺讀物。

鼓足干劲的人們

兒童时代社編

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（南京湖南路十一号）江苏省书刊出版營業許可証出〇〇四号

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南京前进印刷厂印刷

开本：787×1092 32 1/29 • 印刷：1 2/29 插1 • 字数：36,000
1958年9月第1版 1958年9月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—2,100册

統一書号：R 10141 • 672 定价：(3)一角五分

目 次

搶修柴油機.....	孫 毅(1)
青年機長楊冠升.....	魯 風(8)
柴達木盆地的風光和遠景.....	魯 風(12)
在大明山上.....	彭新琪(17)
廢品變黃金.....	彭新琪(24)
僮族女教師.....	詹銘新(30)
一爐多出四十噸鋼.....	詹銘新(33)
鄉村女售貨員.....	叔 迂(38)
青年技術革新家.....	叔 迂(44)
行駛在康藏高原上.....	叔 迂(53)
編後記.....	(60)

搶修柴油機

孫 毅

年輕的柴油機工人方萬崙，剛從山上6號機回到城郊的地質隊隊部來過假日，就遇到生產技術組的技師，慌慌張張地來找他們的班長。方萬崙關心地一詢問，才知道山上来電話報告1號柴油機壞了。他就象听到了自己的6號柴油機壞了一樣急，緊跟着技師，圍着宿舍去找班長。他和技師叫了好半天，才找到了班長徐師傅。

徐師傅是個有幾十年工齡的老工人。他聽到這消息，沉着地看了看手表，皺了皺眉頭說：“現在已四點多了，長途汽車最後的一班已開出，這70里地怎麼走呢？”

技師看了看方萬崙，為難地說：“是啊！還是明天趕早班車走吧！”

方萬崙心想：“柴油機一停，鑽探機也就要停止生產了。這樣，不但要讓國家損失幾百元，就是要勘探的黑金子——煤，也因此晚一天才能找到。”想到這裡，他便堅決地向徐師傅說：“明天趕去太晚了，還是今天去吧！”還沒有等徐師傅和技師開口，他又接着說：“到行政組去借腳踏車趕去好了！”

徐師傅想了想說：“好！我去！”

方万崙紧跟着說：“徐师傅，我也去！”

徐师傅摇摇头說：“小方，你才从那边6号机赶来，还没好好休假哩！”

小方心里有些埋怨起徐师傅了，但他尽量沉住气地說：“我一定要去！”

徐师傅从他低沉的声調里，听出他不高兴了。便爽快的說：“好吧，去！”

小方听了，掩不住心里的高兴，笑开了。技师这时也兴奋地奔去借車子了。

小方一跨上車，直向前冲！徐师傅在后边紧紧追赶。他虽然追得直喘气，但心里却暗暗称贊：“这小子可真有股蛮劲儿。”

的确，小方刚調来福建龙岩地質队才一年，徐师傅就看出小方是个出色的柴油机机手。小方来队上两个月，就被派到山上去負責修理6号柴油机。本来他是住在山下的，后来他建議把竹屋搬到离6号机近些的地方去住。这样，一天24小时就都能听到6号机“轟轟轟……”的劳动歌声了。

小方对6号柴油机，象是好朋友似的。白天很少离开，晚上也常去检查；他又象嫗姆似地經常去替它擦洗。他还能听懂柴油机的声音：当6号柴油机“轟轟轟……”唱出均匀嘹亮的歌声时，小方总是面带笑容；当听到“轟轟轟……”的歌声渐渐低下去，逐渐高上去，或带着抖动的声音时，他就知道，这是6号柴油机的心脏、喉嚨或口腔有了毛病。

当柴油机烟囱口里吐出青白色几乎看不清的烟气时，他知道柴油机非常健康，看到白气蒙蒙，他就知道柴油机缺油多水，快要断气了。当看见黑烟袅袅或火焰直喷时，他就知道这是油太多了。每当柴油机将要没力气带动鑽探机时，他便马上去医治。因此，6号柴油机在他爱护之下，直到现在，没有生过大病。

徐师傅不但知道小方的鑽研劲，更知道他的干劲：只要工作需要他，再困难也不怕，白天干不完就黑夜干；一天干不完就再連干一天，修不好就不休息。譬如，有一次3号柴油机坏了，他帮助修，坚持干了两天两夜。1957年国庆节前一天，2号柴油机坏了，他就在假日里搶修了一天一夜。这次1号机坏了，可巧又遇到他休假。徐师傅真想讓他度过个快乐的假期，可是他一定要去修，徐师傅又怎么拦得住他呢？

8月，在福建可热哩，这一天，虽沒火热的太阳，却很悶热，小方脫下衬衫拿在手里，只穿了件汗背心，也被汗湿透了。一会，又下起蒙蒙細雨来，他身上更加湿了。

天，黑得特別早，在那忽高又忽低的公路上騎車，沒有車灯，很容易滾到山脚下去，可是小方一手拿衣一手拿着手电筒，将自行車踏得象箭样的直甯。

徐师傅見小方将車子踏得飞快，真怕他闖祸，心想：这70里崎嶇的山路上，很少人家，如果車子中途坏了，該怎么办？这时，小方正从高坡上冲下去，还趁势踩了几下，車子便甯得更急了，誰知在他手电光照射的尽头，蒙蒙霧雨中，好象隱約有

几个人拉了一輛板車，从坡下往上走。徐师傅立刻閃过一个念头，在这不很寬的公路上，說不定会撞車！这时，小方并没有踏，自行車却飞快的往下冲，……說起迟，那时快，只听“叭噠”一声，小方連人帶車摔在路上。人比車滾得更远些。

徐师傅赶到，借着手电的光亮找了找，才在离自行車十几米远的路边，找到了小方。

小方的确給摔愣了，暈糊糊地坐在地上半天爬不起来。猛一見徐师傅来到自己身边，就感到不好意思起来了。他想一下子就站起来，)但他刚用左手往地上用力一撑，就“喔！”的叫了一声。徐师傅聞声，急忙用手电一照，只見小方左肩正淌着血。“唷！跌破好大一块哩？”徐师傅心疼地說，“先歇一会儿，再到前面找个地方休息一晚吧！”

小方一听要他休息一晚，說什么也不肯，咬着牙硬站了起来。他逞强地在地上拾起电筒，拎起了被湿地浸脏了的衬衫，忍着痛跨上車走了。徐师傅想喊也来不及了。只得搖着头紧跟上去。

沒騎多远，徐师傅就赶了上来，騎到有十几戶人家的小集上，徐师傅拦住小方的車，硬拉着他去治伤。說也巧，离路灯不远，就看見一个小招牌上貼着一张大膏藥，徐师傅便兴奋地去敲开了店門。卖膏藥的出来看了看小方的伤，搖搖頭說：“我們的膏藥只貼內伤，不治外伤。”說罢走了进去，徐师傅正在着急的时候，卖膏藥的人忽然叫他的小孩出来領他們去找診所。到了診所，喊了好一会門，才見老医生拿着火油灯出

来，医生看了看小方的伤，嘴里不住地发出“啧啧”声。徐师傅凑近一看哪！“唷，細石子都嵌在肉上了！”小方一听，随口就说：“医生，請你把細石子刮掉吧！”老医生連連搖着头說：“这不行呵！”小方虽不响，心里却嘀咕着：“这医生真胆小！”忽然小方左肩往上一聳，紧皺着眉头，倒抽了口冷气，原来老医生在小方的伤口上涂了一大片碘酒，真象几十根針刺进肉里一样。等老医生替他扎好了紮帶，他們一出大門，小方便一跃又上了車，徐师傅要想强留他住下也不行了。

小方上車一計算，才走了一半路，就是赶到山脚下，还要爬过大小三个山头，才到1号机哩！他左肩虽震得生痛，他一想到柴油机还停着，煤还埋在山里等待挖掘，他就来了一股劲，一口气赶完30里地。

到了山脚下，将車往仓库里一放，就准备上山。这时，有人告訴他們說：前几天，炊事員同志一早下山买菜就在到1号机去的山路上，看見过老虎躺着休息。徐师傅一听，就劝小方在山下住上一晚，明天一早上山。小方知道徐师傅的好意，但他急着上山去修理1号机，說什麼也要上去，徐师傅知道他的个性，便又讓了步。

因为听說山上有老虎，小方和徐师傅走时特別小心。他們打着电筒一步一防地在自己开的山路上走着。山风吹得一人高的茅草沙沙作响，他們真担心不知从哪段茅草中、哪个竹林里，会突然窜出只凶猛的餓虎来。但他們一想到1号机还停在那儿，祖国社会主义建設的大帳本上还等着他們队的新紀

录。这时，他们就什么虎都忘了，脚步自然地快了起来。他们就在这样一会儿紧张，一会儿兴奋的心情中来到了1号柴油机帐篷里。

鑽探工見他們到了，都高兴极了。这时，已是晚上十点了。徐师傅了解柴油机停的情况后，判断出这是柴油机的“心脏”坏了。这样，机器非得全部拆下来，才能修理。大家正动手准备工具的时候，突然发现缺少了一件拉輪器工具。而这次修理少了它不行。这时有位鑽工說：“拉輪器可能在6号机，我去拿！”話虽这么簡單，来回可得翻过几个山头呢！他們一面拆其他的零件，一边等着。

过了一个鐘点，帳篷外传来急促的脚步声。他們高兴的迎了出去。可是那个鑽工两手空空，說拉輪器不在6号机，可能在山脚下的仓库里。小方心想再也不能麻煩鑽工同志們了，也不能讓徐师傅去，便决定自己去跑一趟。但这时，小方因为在雨中淋了几个鐘头，累了，又受了伤，已经开始发烧了，可是他什么也沒說，就是要下山。徐师傅这次却怎么也不肯讓步，說：“你肩膀摔伤了，那几十斤又长又大的鉄家伙你怎么能拿？”小方也不辯論，只是說：“不要紧，我年輕有力气，我该去！”他心里想：自己两岁死了父亲，家穷，跟着母亲飢一頓、飽一頓，九岁就替有錢人挑水了，那两个嫩肩头压得肿肿的。那样的苦日子也过了。共产党来了，給自己学了技术，交給自己建設祖国的任务。自己哪能不好好完成呢，肩头已經練出来了，擦破点皮算什么？他愈想愈兴奋，轉身拔腿就往山下奔

去，徐師傅急得只能請位鑽工追下去陪他。

一路上，鑽工虽很照顧小方，但小方还是受了一些累。拉輪机总算順利地拿上山來了，这时已是深夜十二点多了。小



方忍着肩头的疼痛，熬着发烧时晕晕沉沉的难过神情，在徐師傅的指导下，又干了一整夜。

到了清晨，柴油机已大部分装配好了。小方和徐師傅已非常疲劳，刚走出帳篷还没活动活动，早晨清涼的山风就把他們的瞌睡赶跑了。东方紅透了半边天，山腰白云滾滾，遮住了甜睡的农庄，那彩色的山鷄，有时突然从竹林丛中飞舞出来，很逗人爱。小松 鼠 調皮的在松树上表演惊人的蹦蹦跳跳技术。

就在这幽靜的时刻，美丽的画眉会以它婉轉的歌声贊美着劳动的人們。这是多么美好的早晨呵！小方走到山泉边，用双手捧起清涼的泉水冰了冰額头，很快地和徐师傅鑽进了帳篷。

早晨十点，当阳光揭开云幕，山下农庄显得一片清朗时，1号柴油机修好了，它响起了雄壯的劳动之歌。这歌声，响遍了山谷，这歌声，飞到了北京，并和各地传来的劳动歌声竞赛，并組成了一支祖国社会主义建設的大合唱，响遍了祖国的各地。

青年机長楊冠升

魯 风

1956年初秋的某一天，青年机长楊冠升接到一个任务：送某国議會代表团从北京到广州。这是光荣的任务，也是严肃的政治任务，他这么想。

第二天，他帶着他的飞行組来到机場，認真地检查飞机。和他已有深厚感情的“1244型”飞机，今天在他心目中，觉得更加可爱了。检查以后，他跳上駕駛台，握紧操縱杆，慢慢地加大油門，飞机象一只美丽的銀鴿，自由自在地飞上空中，轉了几个大圈子，便安安閑閑地降落在机場上。他愉快地笑了，試飞的結果，一切都叫人滿意。

明天就要执行任务了，这一夜，他睡得很甜。

天亮时，北京以无限的友情欢送某国議會代表团走上飞

机；这时楊冠升和他的伙伴们，一切都准备好了，只等起飞的命令。

飞机起飞了。天气好，飞得稳，矫健的“1244型”，在蓝天中歌唱着，楊冠升心里也有说不出的愉快。在这条航线上（北京——武汉——广州），他飞来飞去，不知道飞过多少次了，但今天，他从机窗往外望，蓝天白云都觉得比往常可爱。他不禁发出：“多可爱啊，祖国的天空！”

“天有不测风云”！没有想到在北京以南郑州以北的天空，突然遇到雷雨了。机长楊冠升，他知道暴风、雷雨、空中的冰块是飞机的三大敌人。平常，他遇到这些敌人，从来没有害怕过，今天，他更是集中全力来和敌人作战。一定要战胜雷雨！祖国的荣誉给了他巨大的力量。

飞机进入了伪装云（浮云，没有雨的云）已有些颠簸了。楊冠升及时地与地面指挥取得联系，报告遇到了雷雨。这时飞机已进入了乌云，面前漆黑，什么也看不到，连飞机翅膀也看不到了，只好盲目飞行。但他知道迷失航行方向的危险，于是，首先测准了飞机的位置，然后和暴雨闪电展开搏斗。在耳机里，他不时听到雷声，机窗前不时有耀眼的闪电。闪电妨碍了他与地面的联系，这时飞机象一只小船在海洋中遇到暴风一样，在波浪里上下颠簸，操纵感到困难，但这一些都没有吓倒楊冠升。他继续在乌云里向南飞行，同时想着怎样冲出乌云去，来躲过这场雷雨。忽然，机窗前猛地一闪，出现一条万丈金龙——原来是一个上触天下接地的毕直的闪电，楊冠升心

里一亮，根据老机长教他的知識，加上他自己在雷雨飞行中所积累的經驗，他知道大雷雨还在后面。借着閃电的亮光，他判断云是在向东北移动，那就是說，大雷雨正在从西南向他这边冲来。就在这危急的时刻，他收到了地面指揮部的命令，証明他的判断是正确的。因此，他馬上决定，轉过机头向东飞，加大速度地飞、飞……，他想在大雷雨冲来之前，从滿載着雷雨的烏云前头繞飞过去。他和駕着疾风 閃电的雷雨竞赛开了，他飞得快，雷雨，这个凶暴的敌人也不甘示弱，从后面轟轟地追赶着。結果呢，雷雨是失敗了，雷雨被他远远地扔在后面了。



这样，靠了他热爱祖国荣誉的心，靠了他的机智、沉着、勇敢，终于战胜了乌云、闪电和雷雨。他怀着胜利的愉快，继续在祖国的天空飞行。他向东飞，原说经过郑州飞向武汉的，现在却绕了一个大弯，飞到济南、徐州，然后才到武汉。

在武汉加油后，又继续向广州飞行了。在快到广州附近时，又遇到一次雷雨，他和他的伙伴，又一次沉着、勇敢的战胜了雷雨，使飞机平稳地着陆，安全地到达广州了。代表团团长亲切地对他们说：“今天天气很坏，但你们中国飞行员，飞得很沉着，又很平稳，我感到非常舒适，非常感谢你们。”

杨冠升和他的伙伴们，觉得很高兴，这不仅因为受到了国际友人的赞扬，最主要的是感到完成了祖国所交付的重大任务。

六年多来，他安全地飞行了80万公里，他经常载着我国政府首长，载着兄弟国家的人民领袖，载着文化艺术代表团，载着足球队……在国内航线上飞来飞去，在国际航线上飞来飞去，他就这样一次又一次地完成了光荣的而又重要的飞行任务，成为一位出色的青年机长。

柴达木盆地的风光和远景

鲁 风

赵登福和史淑明两位青工代表，是从青海柴达木盆地来的。从他们油黑放光的脸上，可以看到风沙的痕迹；从他们的勘探队员常穿的翻皮鞋上，可以闻到石油的香气。他们有大沙漠的性格：爽朗、豪放；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到青年人的广阔前途，看到青春、活力！下面的故事，就是从他们那儿听来的。

“我们是在1956年3月间进柴达木盆地的，在离开学校（东北地质学院）前，教授告诉我们：柴达木一片风沙，渺无人烟，工作条件很差，最可怕的是蚊子……我们也听人家说：‘人过嘉峪关，两眼泪不干’！是的，柴达木盆地是苦，但它是祖国的一个‘聚宝盆’石油、铅锌等什麼宝贝都有。现在生活在柴达木盆地的人，都会唱：

‘铅锌矿，锡铁山，
全国没有比，世界也稀罕。
砂、硼、锰、铜、铅，
还有水晶和食盐，
食盐有多少？
全国可吃一万年。’

我们是找宝藏的，苦算得什么呢？我们满怀信心地向盆地

进发了。

“从西宁出发，坐了六天汽車，跑了七百多公里，来到大柴旦。三月，正是江南鶯飞草长的季节，但这儿却在零下20度，真冷得厉害。汽車在茫茫的沙漠上飞奔着，怒吼着，在和沙漠上特有的风暴搏斗着。六天，七百里，听到的只有汽車声，风声，别的什么声音都沒有了！举目看不到一点青綠色，只見一片白沙万里，偶而几只黃羊跑过。后来又看到了青海湖，湖水碧綠，是沙漠中的一顆珠宝，它給我們带来极大的愉快！

“进盆地，住在大柴旦。在西安时，我們就听說过大柴旦，說那儿是沙漠中的城市，有邮局，有銀行，有貿易公司……到达后，我們想寄封信，找邮局，原来邮局就在一頂很小的帐篷里。銀行、貿易公司也各有自己的一頂帳篷。到貿易公司可以买到牙刷牙膏，买到日常用品。請不要笑哟，当然，这个貿易公司不能和上海第一百貨商店相比，但它却有力的告訴我們：沙漠已經被征服了，人已經在这儿住下来了。要知道，在沙漠里能住下来就不簡單！这儿沒有一滴水，沒有一棵草，有的是风沙，和一陣陣暴风，但是风沙暴风沒有敢动这几个屹立在大柴旦的帳篷，沒敢惊动这座沙漠中的城市！

“我們的任务是，詳細的普查石油构造的情况，我們中队帶了三个帳篷到小柴旦去。提起小柴旦，我們首先想到的是水。小柴旦沒有水，汽車要到馬海去拉水。到馬海来回要一天，遇到特殊困难，水就发生問題。我們用水是非常节省的，每天每人只能用一茶杯水。給你一杯水，刷牙、洗脸或做其他

用处，那就随你的便了。当然，吃的水是不限制的。水的困难，并没有吓倒我们，几个月不洗衣服，那是极平常的！这话说给上海人听，说给江南水乡的人听，那简直是不可能相信的。

有一次，有一个分队没水了，派一个同志牵着骆驼去驮水，谁知风沙太大，迷了路；当夜没有回来，已够人急的了，第二天还没有回来，大家都为他担心。大家分头去找，见这个同志躺在沙滩上，浑身瘫软，已不能说话了。幸亏发现得早，如果再迟半天找不到，这个同志就要牺牲了！

当然，现在用水吃水的问题已经解决了。苏联专家帮我们在崑崙山下找到一口甜水井（其实，水还是苦的，只是没有石油味罢了），我们用无缝钢管把水引来，钢管足足铺了九十多公里长，我看这恐怕是世界上最考究的水管了吧！

“柴达木的冬天更冷，经常是零下三、四十度，但严寒并没有使我们害怕，夜间，鑽机工人还在鑽井，泥浆常常喷到他们的身上，工作服便马上结冰了，腿连弯一下也不行，但他们没有叫苦，却相互打趣地说：‘这是头戴银盔身披银甲！’地质勘探人员也经常露宿在戈壁滩上，夜晚冷，睡不着，年轻小伙和年轻姑娘们就起来围着篝火跳舞。严寒就被我们年轻人的歌声吓跑了。

“前面提到过大蚊子，的确大柴旦的蚊子是多，出外工作要带面罩，不然，蚊子真会把你的血吸光！”讲到这里，有个记者问了一声：“你们也在除四害吗？”

“是呀，我们真想除四害！可是我们那几连一只麻雀也没